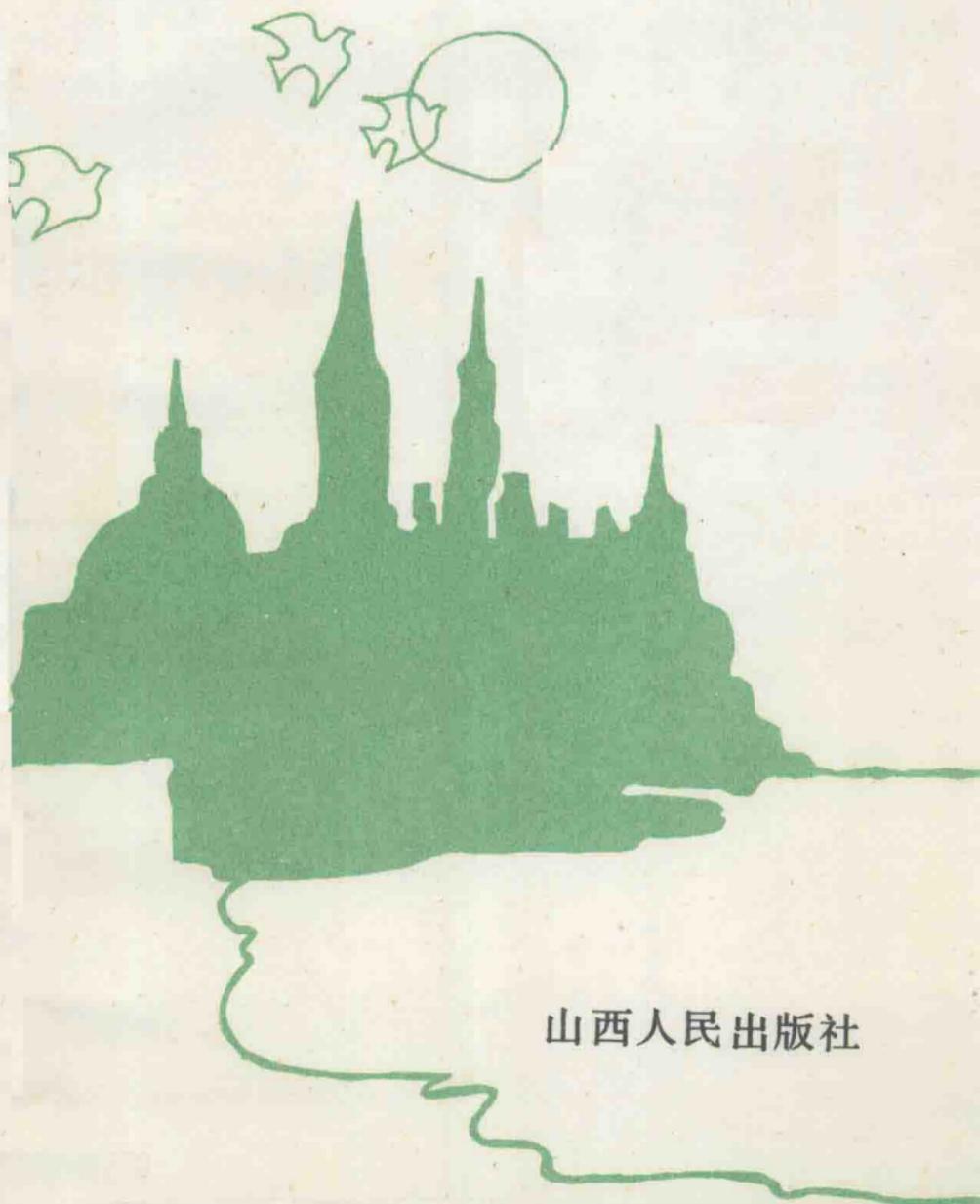


西欧见闻录

胡忠贵 山西人民出版社

西欧见闻录

胡忠贵



山西人民出版社

西欧见闻录

胡忠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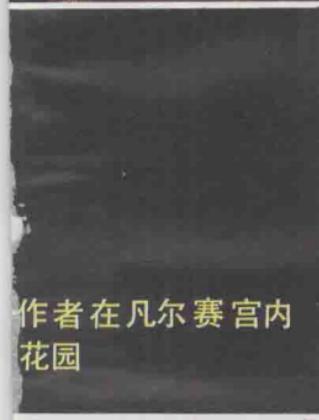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25 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册

*
ISBN 7—203—01070—8
G·456 定价: 3.9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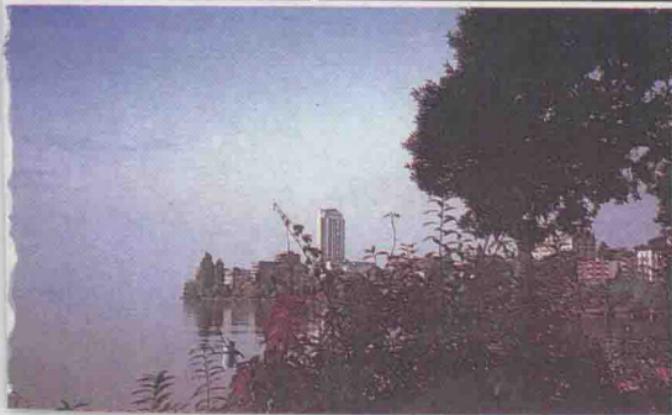
法国凡尔赛宫镜厅



作者在凡尔赛宫内花园



作者在凡尔赛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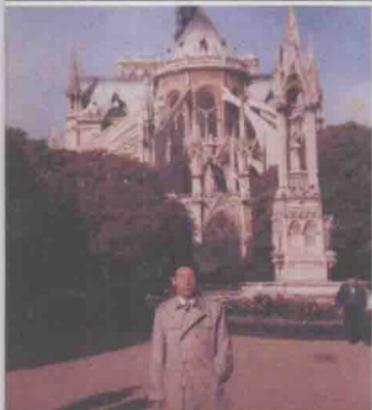


瑞士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城

戴高乐国际机场



巴黎圣母院



戛那国际电影节
文艺中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卢森堡圣母院
www.ertongrenkuo.com

法中友协中国书店



瑞士日内瓦湖的人工喷泉



荷兰的花卉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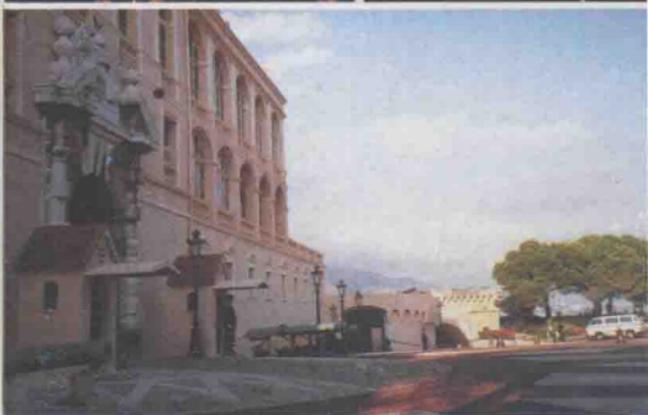


布鲁塞尔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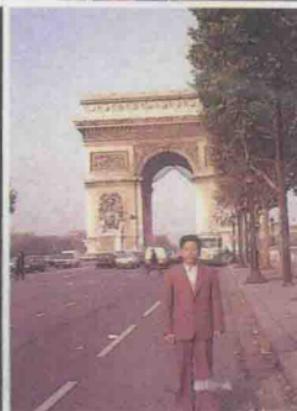
阿姆斯特丹一角



摩纳哥王宫



欧洲议会大厦会议厅



巴黎的凯旋门

目 录

北京——巴黎	(1)
初到巴黎的印象	(7)
参观巴黎圣母院	(12)
欣赏艺术宝库——卢浮宫	(16)
过凯旋门随想	(21)
夜登埃菲尔铁塔	(25)
遨游“法国的故宫”	(29)
成功的宣传招待会	(35)
众多的巴黎博物馆	(39)
丰富多采的街头艺术	(45)
在法国住过的旅馆	(50)
巴黎的城市交通	(56)
在巴黎逛商场	(63)
巴黎的华人餐馆	(70)
法国的“八月病”	(74)
巴黎的流浪汉	(79)
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天	(83)
漫步在莱茵河畔	(89)
行船马赛港	(93)

十月访花城	(100)
影城戛纳	(106)
摩纳哥一瞥	(110)
赌城蒙特卡洛	(116)
奇妙的布鲁塞尔景观	(122)
访“布鲁塞尔第一公民”	(127)
访滑铁卢战役遗址	(130)
从根特到布鲁日	(134)
比利时的“用语之争”	(138)
高速公路——比利时的骄傲	(144)
自然公园卢森堡	(150)
水城阿姆斯特丹	(156)
世界大港鹿特丹	(161)
“风车之国”的雅称	(165)
荷兰郁金香	(169)
日内瓦湖畔的迷人风光	(174)
访“万国宫”	(179)
发达的瑞士钟表业	(183)
西欧的火车	(188)
一日三餐的苦恼	(189)
欧洲人的“请客”	(199)
西欧婚姻家庭面面观	(205)
与东方不同的人口问题	(211)
西欧国家的电视节目	(217)
西方社会的阴暗面	(222)
后记	(227)

北京——巴黎

十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友好访问团一行四人，乘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大型客机从北京出发，登上了赴西欧访问的旅程。飞机从北京时间上午九时驶离首都机场，到次日巴黎时间清晨八时抵达目的地。历时16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度过的。

波音747客机据说是我国目前在民用航空中运行的最大的客机。客机分前后舱。前面是头等舱，后面是二等舱，共有500个座位。我们所在的第23排，位于后舱的中间部分。一排10个座位，中间4个，两边各三个。我和省旅游局局长老杨，还有太原旅行社的翻译小王，坐在靠左边窗口的三个位子上。大同旅游局的老侯同志坐在中间紧靠我们的第一个位子上。我们按照服务员的要求系好安全带之后，飞机迅速冲上万米高空，离开北京机场，一直向西飞去。这时，我探头从身旁的窗口往外俯视，只见机翼之下是一望无际滚滚翻腾的白云。我们的飞机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舰船，在茫茫的云海中穿行。

想着刚刚开始的万里航程，对首次远航的我来说，内心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有欣喜，有好奇，有暗暗的担忧，更有深深的期待。担心的是这个身载五百余人的庞然大物在万里之遥的航程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故障；期待的，自然是早一点儿平平安安地抵达目的地了。老侯和小王在讲述着各自听说过的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时，服务员请乘客填写留言卡的传说。虽然是开玩笑，也包含着对远航安全的担忧之心。随着飞机的平稳飞行，看着前后左右所有的乘客一个个谈笑风生，情绪活跃，就像在电视机前，在电影院里一样，我那不算紧张，但总感到不够踏实的心情才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第一次乘坐大型客机远航，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飞机在万米高空平稳地飞行。我开始检查调试坐椅扶手上的一些机关。这里有传呼服务员的开关，有控制头顶聚光灯的开关，还有收音机开关。我戴上耳机，打开收音机开关，耳边顿时传来了一首明亮的交响乐曲。我欣赏着这美妙的声音，遐想着我将要降临在另一个新大陆的情景。

听了一段乐曲，我伸伸懒腰，穿好飞机上备用的套鞋，准备活动活动。我在通道上来回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观察着机舱里的构造和陈设。这时，看到在我们前方、后方的两个过道处，几位空中小姐已经在那忙碌开了，看样子

是在为我们准备午餐。

果然不错，没多大工夫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只见几位空中小姐推着两辆手推车，分别沿着两边的通道开始给乘客送饭。身穿艳丽的天蓝色制服、胸饰雪白围裙的中国民航空中小姐，彬彬有礼地将一份份午餐送到每个乘客的面前。她们一个个温文尔雅，面带笑容，显得既热情大方，又举止端庄。不论是中国乘客，还是外国乘客，态度一样和霭，服务一样周到。不过当她们走到我们身边时，总觉得更亲切一些，话不仅多一些，而且比较随便。服务员将一份午餐放在我面前的小桌上。只见盘内既有主食，又有小菜，还有其他辅料和饮料，内容还挺丰富。虽然是西餐，但总觉得那是根据中国人的口味制作的中国式的西餐，一般人是能够接受的。我和老杨食欲不佳，只挑选其中可口的吃了一些，小王和老侯适应性强，三下五除二就全部扫荡完了。他们都笑话我们没有口福。

午餐之后，不少人将靠背椅放倒，开始闭目养神，有的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坐在那里却没有一点儿睡意。听说可以放电影，有人去问空中小姐，回答令人非常失望，说是放映机坏了，整个航程中不能放电影。尽管服务员向大家表示歉意，乘客中仍是抱怨声声。16个小时的航程，才过了两个小时，平时总说光阴似箭，而此时却觉得时间是那样的过得慢。这以后14个小时的漫长

航程可真难熬啊！百无聊赖，只有睡觉了。老杨同志身体略感不适，经与乘务员联系，被安排在后面的一排空位子上休息，翻译小王也陪他一起去了。这样，原来一排三个座位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等于同老杨一样得到了一个“卧铺”，这才伸开腿，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一直到吃晚餐的时候才被小王喊醒。

我翻身坐起来，问小王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小王告诉我，已经过了巴基斯坦，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到地中海了。我随手拉开窗口的挡板往外张望，外面一片漆黑。这时我才知道夜幕早已降临，我们的客机已开始在夜幕中飞行。仔细观察，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不时可以看到一片片小小的红点，那也许是城市里的万家灯火，也许是印度洋海中的灯塔和轮船的灯光。

从乘客须知的画册中，我了解到我们所走的这条航线，从北京到巴黎全程长16000公里，途中要经过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约旦、叙利亚、塞浦路斯、保加利亚、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十来个国家。中间要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加市停留一个小时，届时乘客可以在沙加机场放松放松，活动活动。

飞机在沙加机场降落以后，坐了七、八个小时的中外乘客，一个个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向舱门走去。舱门一开，大家鱼贯而出。走进候机大厅，除了同机而来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外，看到的

大都是棕色皮肤的中东人。沙加机场的服务员、售货员和海关工作人员都会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比如“你好”、“再见”之类的问候用语，售货员则会说“一元钱几个”、“几元钱一个”之类的日常商业用语。开始觉得有些奇怪，后来一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与国外交往的增多，在这样一个国际机场，经常有中国人过往，工作人员学着说几句中国话看来并不奇怪。重新登机时，海关检查很严格，不但要察看登机牌，检查携带的提包，还要对每个人进行检身。男性乘客由男警察在通道上检查，女性乘客的检查则由女警察在房间里进行。检查得非常认真，但态度却很好，警察们面带笑容，还不时地同乘客开玩笑。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乘客的检查似乎要松一些，至少是不太严格。虽然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喊着“一个一个地来”，却微笑着目送大家簇拥而入。不难看出，对我们的态度是很友好的。

在沙加机场我们逗留了整整一个小时，接着又开始了接近目的地的另一半航程。长时间的航行，确实比较枯燥。不过空中小姐的辛勤劳动和热情服务，也为我们的旅途生活增添了乐趣。整个航程中，进了五次餐，送了多次饮料。乘客对她们的服务是满意的。尽管长时间的航行，大家很疲倦，但秩序一直很好，五百人的座舱内始终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大声喧哗，也没有人吸烟。过去听人说，外国人坐飞机，很不规矩，经常小

题大作，吹毛求疵，训斥服务员。不过我们同机的外国乘客给我的印象却是良好的，一路上很安分，也很有礼貌。不过有的外国乘客总是比中国乘客要求高，有人经常跑到工作间向服务员索要饮料。中国人则显得比较规矩，比较拘谨，从来没有过分的要求。

一觉醒来，迷迷糊糊的，不知又过了几个小时，也不知又到了什么地方，我急忙拉开窗口挡板，只见窗外夜幕已经收起，东方开始出现了鱼肚白，看着看着，渐渐涌现出一片红光，接着一轮旭日从遥远的东方喷薄而出，冉冉升起。啊，漫漫长夜总算过去了，我们同机上的五百名中外乘客一道迎来了欧洲的黎明、法国的黎明。

根据时间推算，黎明的到来，也即意味着我们此次航行的目的地巴黎的来临。长达16个小时的难忘的夜航生活就要结束，新的紧张的访问活动就要开始了。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久已向往，然而却十分陌生的地方。不管怎样，我还是期待着巴黎的尽快来临，期待着飞机的安全着陆。

初到巴黎的印象

谢天谢地，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波音747客机，在飞行16个小时，横越欧亚大陆之后，终于平稳地降落在法国首都巴黎市的戴高乐国际机场。

我们访问团一行握别祖国的“空中小姐”走出机舱，穿过空中走廊，经过海关通道步入豪华的候机大厅。在海关通道前排队等候验证的过程中，我细细地观察着戴高乐国际机场海关的工作情形。在我们等候验证的地方，面对着七、八个通道口排列着七、八排刚下飞机的旅客。我面前的通道中间有一个玻璃罩式的工作间，工作间窗口前方一米左右画有一条黄色的线，除一名正在办理验证手续的旅客外，其余一律在黄线外等候。排队的人不少，但验证手续办得也挺快。当前面的一位旅客验证后，我越过黄线走到工作间的窗口前。“BONJOUR（你好！）”值班的海关警察主动向我问候。我也学着他的法语音调向他问了好，同时递上我的机票和护照。我注意到这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地地道法兰西

人。小伙子长得很俊秀，并带有几分潇洒的风度。他看了我的护照和机票，一边盖章，一边看着我微笑，随着一声“MERCI（谢谢！）”将护照递到我的手里。我又学着他的样子也向他表示了谢意。他十分幽默地向我不住点头示意，给我这个第一次踏上法兰西国土的东方人以一种不曾料到的亲热感。

也许是候机厅的出口太多，也许是机场问事处没有说清，或者是法中友协的办事人员没有问清中国航班的出站口，专程赶来迎接我们的法中友协总书记西蒙夫人跑了好几个地方，好不容易才接到我们。这位年过花甲的夫人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并且为四处打听寻找跑得满头大汗，但仍为没能及时接到我们而一再表示歉意。这位法中友协的负责人，在一个月前曾应邀去中国访问，参加山西省举办的经济技术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首届民间艺术节活动，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周。今日在巴黎重逢，就像是亲人团聚一般，显得格外亲热。一个月前亲密相处的情景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西蒙夫人同我们代表团的几位同志一一亲切握手，热情地问这问那，经过一阵寒暄之后乘车向市内驶去。这时西蒙夫人告诉我们：“现在是巴黎时间早晨九时正，请看看各位的手表，是不是还没有调整过来。”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自己的表，时针正指向两点钟，仍然是北京时间，因为巴黎与北京的时差为七个小时。